

一百零四戶貧僱農、六十一戶中農分到衣物

山地村土地不易抽補

已有六家人自願移居

大家一條心，牛羊肉抽給缺的。

興縣溝門前

白天丈地晚上評議

農民用了）和家具，擊斃時再分配糧食。因為該行政村多係山地小村，村與村相距遠，土地不容易抽補。所以決定移居，地少的村子向地多的村子

（興福訊）澳門前行政村聚眾加緊分配土地，聚眾組織了土地評議委員會，白天分兩組丈量地，晚上就集評議，土地丈量時，先由本人自報畝數，不依契約為根據，因為許多貧苦農民的田地，都不夠畝數，地主老財的地又都超過畝數，等丈量評議完後，再交農民大會通過。（黃峻德）

晉綏平劇院駐村
發動農民子弟上冬學

(黃縣縣)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胡家溝村農會與平劇院共同討論對冬學，決定發動農民子弟入學，學校費用除燒炭外，教員、課本及一切文具，都由平劇院捐助。一月五日，冬學正式開學，教員是平劇院的三個帶孩子的女同志，她們除參加本機關三充學習外，互助縫工帶帶四個小孩子，分別擔任各類課目。現學生已有三十餘人(都是農民子弟，內有長機幹部子弟十名)，自己選出班長管理，進行學習。(解縣)

市長馬文英被打傷

（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）陝甘寧邊區戰後聯合區土地改革中，由於工作粗放，乘機舞弊，致使少數農戶不純份子甚至煽人，以羣衆爲掩護，進行私人報復等破壞活動，乘機倒價賣出身的市長周文英，即因此被按主任惡劣情形如下：該會區五塊合作社主任惡跡昭彰，咬定周文英會同他「串通貪污」，實屬圖的積弊份子乃於上月下旬，將馬捉來。當時，工作组採取放

團農貧山塚草關個
理管導領審煤進改
炭出夜日工審織組

偏關縣改進煤窯組織工日夜出炭管理委員會

(偏關訊) 二附草塔山村有一聯炭窯，秋收以後，附近各村農民即聯炭下窯，一聞解決自己冬春兩季的燒炭問題，一面還可以發炭賺下冬季口糧。前幾時因沒有領導與組織好，人常常糾不齊，錢家來了，祖家不來(欲炭與祖炭分工)，影響出炭，連經常發生空跑現象(兩炭廠最遠的高蘇村約的十二三里，竈工每天往返二千多里路)。在土改當中，有些密工機關爲貧農團主席或委員，忙於工作，無法領導生產，以致弄得連草塔山本村的竈工家裏也沒炭燒了，羣衆都很着急。貧農團委員樊三就和主席樊厚南議，召開了一個竈工會議，附近各村亦參加，大家檢討過去主要是沒有組織，沒有人領導，以致影響生產和燒炭，沒有人領導，以致影響生產和燒炭。

同時又研究了這個竈坑太少，炊家和扣家三十多人，日夜兩班，人歇單不歇，所有白天或黑夜出的炭都合在一起，以當天參加作工的人按股分裝，每天結算一次，夜一個打車的(順風)，白天一個打車的和另外一個將馬福社一組組組習况促才上前阻止，據該黨反管實效的人討論，選出和幹三分工極組織以後再調劑開了

偏關縣開紡

(偏關訊) 羣衆呼自然村生產，編的很貧苦農民合的小油坊，每斤麻一百五牛料。該村貧民雙來從行政村回來以後，又和衆商討好蘭紡機解決穿衣問題。

備關韓家昨自然村

（偏關賦）——羣衆一致同意下，一斤多錢了。貧農家平日自然村冬季就找了一個木匠，縫具，也是六十多歲的老漢，他也割了一架紡車學紡績。貧苦農民因設備割了六架紡車。該村共十二戶貧農，單是漢子隨保也割了一架新車紡績。原價一百五十斤，八家學的新縫，割了一架新車紡績。可以解決串排的。下餘四戶沒新車的。此外，又用鬥爭。該村貧農劉人，也用錢縫縫，果實買了兩架土機。從村政府開會。買壹架最壞了，請了一個教師，來教以後，又和羣已割六架了，除了兩架布，由最高級好蘭紡績，老棉口每天用綢緞，貧苦的西戶先學的穿衣問題。在縫紉，現在已縫下，其熟紡的紡，

下一百六十萬元，
實收被十多丈布，
縫成被子蓋。現在
又有十五個牛頭組
織縫工隊，一個
人縫二個或三個牲
口，又省工，又省
店錢。羣衆自己積
極生產外，並督促
地主砍柴火，開生
產。（賈有知，充

五十三個貧苦婦女
每天織十丈多布

武汛)城窮貧苦婦女刷膠織布
目前參加織布的婦女，已有五
十，有土架快機、九架平機、十
機，平均每天能織布十丈零五
股，織二、二十斤半。據統計自
月份到現在半年中，共織出布

女地主王梅女

圖用假嫁保存財產
被群眾識破鬥爭了

(五寨訊) 中間，和女地主王梅女，這個女地主，嫁交白出洋六十四元及財財產，她假服衣被等許多東西。(苗混) 這的要和貧農搶婚，她說：「更正」

更正

聞雜區邊

五寨阻止放羊的原身漢復之姑，經貧婆徐三介紹，和黃土坡張羊小的女子張改結了婚。

前一天大家就給他們家燒那好，像具銅櫃都安排好；又給他們煮來穀米、油、肉、粉麵等。結婚那天賀喜的有一百多人，根二娃高興的說：

斯大林印象

偉大而質樸的人物

雅可福烈夫

作者雅可福烈夫是蘇聯蘇聯最光榮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，他將被並得過六枚勳章的飛機構想家，現在他是蘇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。本文摘自他所著「一生不回頭」中的一章。

一、

斯大林在他的個人生活方面，一切都是異常儉樸的。

他的服裝很樸素：在戰前，通常穿著一種特式灰色軍服，其實，他並不是軍服，而是很合身的便裝，褲子也是用這種灰色材料製成的，皮鞋綢緞而極便。

在談話的時候，他總是在室內輕輕地踱步。他隨着對方談話，很少打斷對方的講話，一直等他講完為止。

我看見在政府機關會議上，常有人請給他紙煙，而他每次都把紙煙吃完，好好攔起來放在衣袋裏。

面。您不要以為您說的精粗果有不合我的意思，就會不好，您是專門家，我們同條談話不但是使您受到我們的教益，而且也使我們受到您的教益。

斯大林同志在評論一位被解僱工作的領導人時說道：

「他有什麼優點呢？優點就是在同客某個問題時，首先是觀望顏色；極力辯護，需要怎樣回答，才不致陷於窘境；怎樣說才可以取悅於人；這樣的人會大搞事情，雖然他本心不圖作壞事。

有一次斯大林同志說道：

「如果您想傾恣自己的意見正錯，並且能證

他怎能辦好剛委託的事呢？
斯大林本人的工作以及其周圍人員的工作都
異常精確的。
有一次斯大林召我去，給了我一個重要任務
我答應執行這個任務。
斯大林說道：
——這件事很緊急，要火速完成，所以我們
定把這件事委託給你作。你肯什麼幫助嗎？
我就道：
——什麼幫助也不需要，一切需要的東西我
有。
——很好！若果需要什麼，不要客氣，儘可
以向我要求。

打來電話，叫派人帶着收據去領兩輛“ML”汽車。

就要我場上在收據上簽字。經過四十分鐘，兩輛新的“ML”牌汽車已經開到工廠了。

又過一點鐘的工夫，莫洛托夫同志的秘書給打來了電話，問我們是否領到了汽車。雪原來檢查執行工作。我因而想到：這裏是斯大林同志工作作風，大家應該這樣工作才對！

斯大林同志因提倡國家領導工作，許多人接洽，他喜歡新天才，喜研究他們，知他們的處人，什麼人可以擔任什麼工作，以及要人長於什麼事情。斯大林在談話工作時，往

我表現不知道古代希臘歷史，我當時很害羞。還有一次，斯大林在批評某些工作人員時，隨此人與梁塞夫附著一「結姆」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比較。他說完了以後，又悠然而道：

記得這篇小說嗎？

不記得，斯大林同志！

難道你沒有看過梁塞夫的作品嗎？

我把梁塞夫的作品看過幾遍，可是我

記得這篇小說。

有些東西是不應忘記的。

我又啞友起來。我原來覺得自己是個學俄語的文人哩！

（未完特續）

農民的創作

在粵九區三泉村聯合鬥爭大會上，貼着許多農民自撰的標語，今標語抄錄於後，爲了使讀者更容易了解起見，我特會同本村農民加了些註解。

期付不上，產業即歸他所有，因而村裏人給他的放賬就是「發房」。

「穩定國大憲章，三村四姓人都怕，誰要不聽他的話，當下押在鼓樓下。他的母親姓莊家，牛皮柴子賣得大，常常便假瞞不下，豬肉白麵不隔差（罕）。開公債他得利，一般聚眾不同意。心裏發狠不敢提，忍苦

「價值的無敵，地主老財太壞，房屋土地押給他，過期三日由他
「做地的受苦難，挑水搥院打爛裝（註一），三七分租還不算，口使

會冤去作埋。剗削鄉人他取利？置下房子買下地。自從解放我們村，三村四姓敢出聲。貧佃中農團結緊，消滅封建濟翻身！（最後五字是編者改的）——黃繼楊柱宣。」

家都生火爐。註二：這條是指窮地的苦處，辦法是牲畜行腳等由地主出，夥計出力鋤地，自吃自，每年下來三七七份，即地主七成，夥計三成。假每年春耕時地主一定要借給口糧，而且不借不行，率借二五，秋收五，因是三七七份，實收比正大數上還過四五元，剩下的再三七七份。

我問三叔的農民代表們說：「這些標語是誰編的，編的實在歲！」李金印老漢說：「都是咱這晒青的賭漢編的！」楊肉肉又告訴我說：「你看看吧，接頭落的誰的名字就是誰編的，凡是沒落名字的，就是衆人做一句我一句湊起來的。」

地主家的一切雜務都歸李德全負責，毫無代價。——

「通祥拐萬！」（註）沒作法，棍棍底下說大話，長桿煙袋手裏拿，搖搖擺擺碗盆！——（註）趙祥是個地主，是個拐子，小名叫萬萬。）

「李天，李注，李華吉！」（註），偷流局長不停息！——（註）這是周勇。

我見過這些無謂的作者，都是粗手粗腳的純樸農民，平素都是些「含上頭璃（冰）倒不出水來的人」，如今竟唱出了這樣豐富生動的歌謠。連其他農民都感到驚奇。這話我問過他們，他們說：「這會兒心動大了，以前飯都吃不飽，誰還有那些心思！」「以前一破苦胆一破把人家（

兄三個，衡長的地位，他弟兄們包了，這個下來，那個上去。」

「老楊渾大聰明，當衡長真可怕！照得窮人難說話！」（楊渾當衡長也是包了，所謂「改選」衡長，仍要選他，不能選旁人。三十年改選衡長時，楊渾拿的票上寫的是楊二傑（黃繼）；楊渾看了票，知道是騙的，

地主」的命題逼出來了！我問教他們怎編的，他們說：「他作鍋蒸黑鴨爛花，咱受場甚難爛蒸！」李金印老漢說：「就好比說棧梁中三年折下七隻肥吧，些也不錯，我給你計算一下：拾毛的、洗黨的、消萬的、先地的、一玉的、增製的、治治的、正好七處，連上場院實數九處咧！」

後走出是楊增全，鼻裏一紅，脫他故意攪亂。
「財莊家做」(尾數)大，吐裏奔出個大龍獅，名「號財揚定興」(計一)，三村四姓人都在(計二)。楊道爺人把工做，一步來孫他邊罵，最後押在城隍廟，壓府情于殘殺案！——貧農楊金保宣。(計一)三楊

「先拿摺據說：『民國十八年，我爹總辦了楊家中的三萬五千塊錢，二分半利，押着我的院子，第一下來還不上，他也沒罰，利坐了本。第二年照樣，到第三年頭上他看見虧綽院子錢了，他一下要緊，咱拿不回來，他說：『那傢伙給我搬出去！』咱家告說靠些時日再搬，他說：『不搬別回門家去！』」

定縣地丰楊緒庭的兒子，日寇在時任三村協助員。註：三村黨指兩
北、望、個三寨，四姓是指出三村趙、李、楊、賈四大姓。

「才幾對牠們說些話！」牠們的反應是：「我作個手勢給了他看了。」